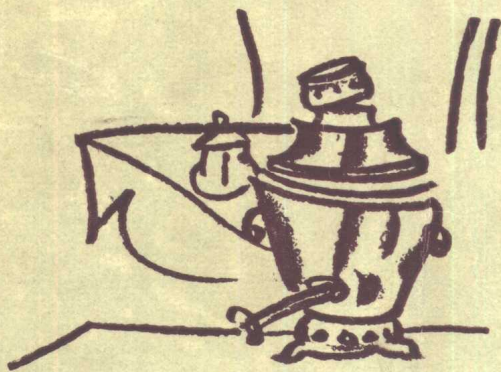


奇怪的故事

屠格涅夫著



平明出版社

新譯文叢刊

奇怪的故事

附

書簡

屠格涅夫著

蕭珊譯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五年·上海

新譯文叢刊

書號 245

奇怪的故事

定價二角九分

著者 [俄] 屠格涅夫

譯者 蕭 珊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印刷者 永立印刷所

(上海新聞路920弄50弄22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 762×1067 1/32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張: 3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字數: 50,000 15001——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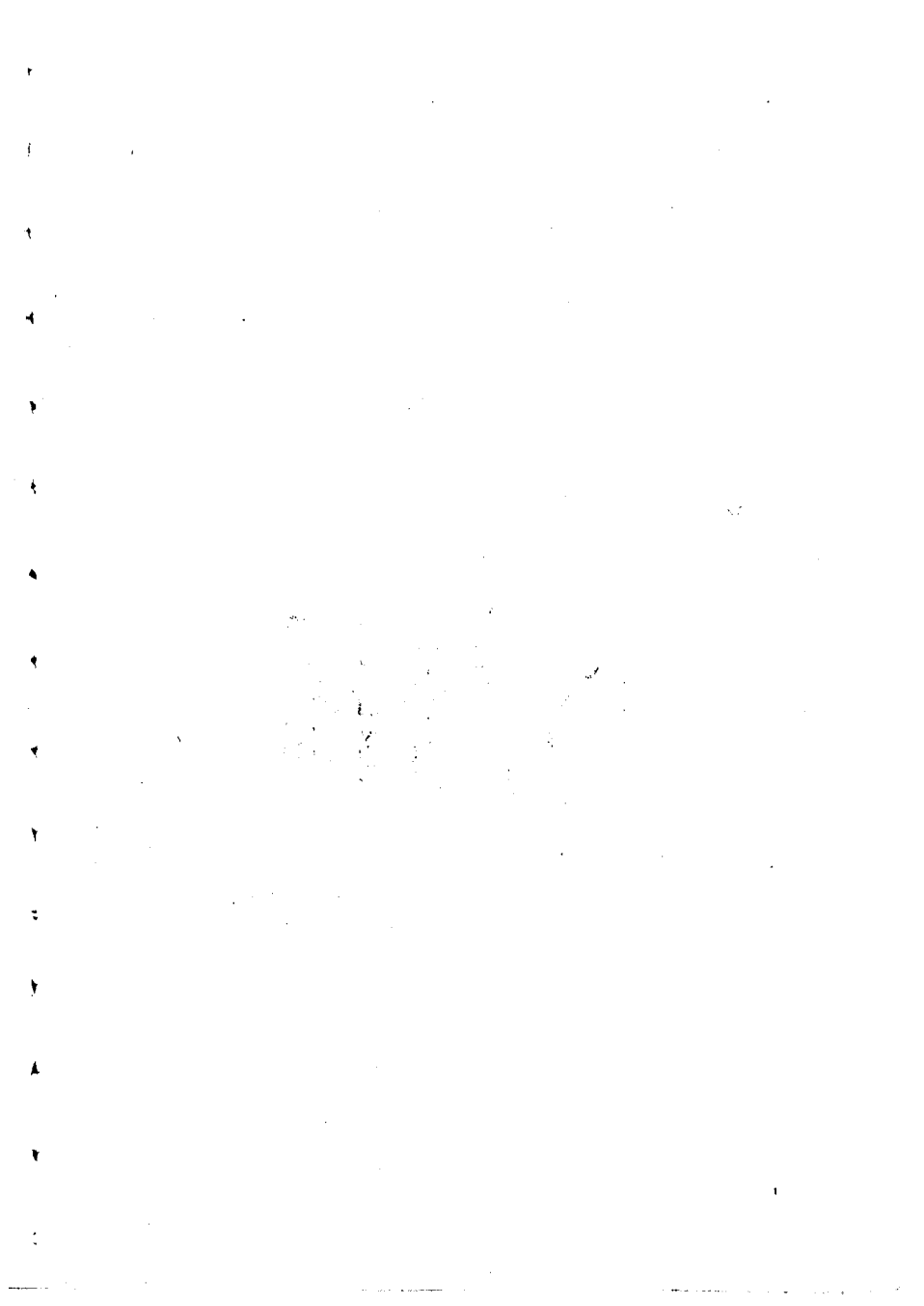
原書名 Стр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Переписка
 (1898年彼得堡版屠格涅夫全集)
原著者 〔俄〕Н. С. Тургенев
原出版者 Издание А. Маркса.

內 容 提 要

『奇怪的故事』描寫一個滿懷獻身熱望的俄羅斯少女，她找不到更好的出路，終於拋棄富裕的家庭，跟一個意志力極強半瘋狂的教徒到民間去，完成她自我犧牲的願望。

『書簡』是十五封男女青年往還的書信，表現俄羅斯知識青年在舊社會制度下絕望的思想感情，他們懂得維持人類的尊嚴，却缺乏改變生活的勇氣，終於白白地毀了自己的年青有為的生命。

奇怪的故事
附
書簡



奇怪的故事

十五年前（X先生開始說），我因為公務，不得不在T省城耽擱幾天。我住在一家上等旅館裏，這家旅館是一個發了財的猶太裁縫（在我到這兒的半年以前）開設的。我聽見人說，這家旅館的興旺情形並不太長久，在我們國家裏面這可是常見的事；不過我覺得旅館還是非常華美。新的傢具在夜裏發出來槍響般的爆裂聲，被單、桌布和飯巾都帶着肥皂的氣味，漆過的地板還有油漆的氣味；然而照那個茶房說來，這都是爲了防止小蟲滋生的緣故。茶房是一個非常文雅却又並不太乾淨的人。他原先是G親王的聽差，如今却以態度從容而富於自信心出名了。他老是穿一件舊禮服，趿着一雙鞋子，腋下夾着一條飯巾，兩邊臉頰上有不少的雀斑，他隨意揮動他的汗膩膩的手，說些句子簡短而意味深長的話。他對我表示了一點好感，好像我這個人能夠賞識他的教育和他的關於上流社會的知識似的；可是他對自己的命運却用了一種帶點幻滅的眼光去看。『誰都知道，』他有一天對我說，『我現在處的是一種怎樣的地位呢？給人提着尾巴，丟出去罷了！』他叫阿爾

我應當去拜訪城裏的幾位官員。就是這個阿爾達利翁給我弄來一輛半篷的馬車和一個跟丁，車和人都是搖搖晃晃、破破爛爛的；不過跟丁穿了一件號衣，車子上面繪得有紋章^①。我拜訪完了官員以後，便坐車去看一個地主，他是我父親的一個老朋友，在T城裏住得相當久了。……我有二十年沒有見到他；他在這些年中間結了婚，生了一大羣孩子，死了太太，又發了財。他幹一種專賣的生意，這就是說，他把錢借給專賣人收取高利。

『冒險是高貴的行爲，』人們這樣說，可是實際上這並不是什麼大的冒險。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一個清瘦、文雅的十七歲的少女走進屋子裏來，她用一種遲疑不決的脚步輕輕地走來，就像是蹣着腳在走路似的。『這是，』我那位熟人對我說，『我的大女兒蘇菲，讓我給您介紹；她代替我的亡妻管理家務，照料她的弟弟妹妹。』我第二次對那個進來的少女鞠躬行禮（同時她默默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我心裏不禁暗暗想着，她實在不大像一個主婦，也不大像什麼管教小孩的人。她的臉完全是一張孩子氣的、圓圓的臉，她的小孩似的、愉快的外貌，却又是固定不動的；她有一對高的、參差不齊的、但也是固定不動

① 貴族的爵徽。

的眉毛，在這眉毛下面一對小小的藍眼睛射出來專注的差不多帶着驚訝的目光，好像它們剛剛見到了什麼意外的東西似的；一張豐滿的小嘴，有着微微向上翹的上唇，它不光是
不在笑，而且看起來好像根本就不會笑似的；在她的兩邊臉頰上，柔嫩的皮膚下面現出
來優美細長的淺紅的血紋，這些血色既不加濃，也不減淡。細軟的金髮一縷一縷地垂在她
的小頭的兩邊。她的胸部微微地起伏着；她的兩隻手笨拙而嚴肅地緊緊壓在她的細腰上
面。她的天藍色的袍子是一種小孩穿的式樣，沒有衣摺，一直垂到她的一雙小腳上。這個
少女給我的一般印象並不是病態的，而是像謎一樣的。我看見我眼前的這個少女並不是
一個簡單害羞的外縣小姐，却是一個「特殊的典型的女人」——這個典型我當時還弄不
明白。它沒有引動我的興趣，但也不使我討厭；我並沒有充分地了解它，我只覺得我從
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比它更真誠的靈魂罷了。憐憫……是的！我看見這個年青、嚴肅、小
心謹慎的生命，不由得生出憐憫來——上帝知道是爲了什麼！「她不是這塵世的人，」
我想道，雖然在她的臉部表情上看不出有一點「理想的」東西，雖然 Mademoiselle Sophie
(法語；蘇菲亞小姐)到客廳裏來明明是爲着盡她父親所說過的主婦的職責。

他開始談起丁城的生活來，談起這裏的一些社交上的快樂和好處。他說：「我們在

這兒過的是安靜的生活；總督是一個憂鬱的人，省貴族代表①是一個單身漢。不過後天在貴族會堂②裏有一個舞會。我勸您去。這兒並不是沒有美人。您也會見到我們的知識分子。』

我這位朋友過去受過大學教育，所以喜歡用一些新名詞③。他講它們的時候，帶了一種嘲諷的意味，可是也含得有尊敬的意思。而且，人人都知道，放款的生意，再加上殷實可靠，會給人多多少少養成一種深思多慮的習慣。

『容我問您一句話：您要去參加這個舞會嗎？』我掉過臉向着朋友的女兒說。我想聽聽她講話的聲音。

『爸爸要去，』她答道，『我陪他去。』

她的聲音柔和、緩慢，她把每一個字都唸得很清楚，好像她自己也不明白似的。『既是這樣，那麼我請您跟我跳頭一個四組舞，』我說。她埋下頭表示答應，然而就在這時候她也不露一個笑臉。

① 也有人譯作貴族長。

② 一種供士紳消遣的俱樂部。省城和縣裏都有。

③ 照原文直譯是：學問上的字眼。

我不久便告辭走了，我還記得，她的眼睛緊緊地望着我，那眼睛的表情在我看來是非常奇怪的，所以我不由自主地回過頭去，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在看我背後的什麼人或者什麼東西。

我回到了旅館，吃過了那幾樣永遠不變的午飯菜：菜湯，牛肉餅帶豌豆，燒得快焦了的松雞，隨後我就在沙發上坐下，靜靜地思索起來。我思索的對象便是蘇菲亞，我那個老朋友的謎一樣的女兒；可是阿爾達利翁（他正在收拾飯桌）却照他的想法來解釋我的沉思：他以爲這是寂寞無聊。

『我們這個城裏頭少有給作客的先生們消遣的地方，』他帶着他平日那種從容的懇懇態度說，同時他還用一條髒的飯巾在拍那些椅子的椅背——大家都知道這是受過高等訓練的聽差們的特有的做法。『非常少！』他不作聲了，牆上那個大掛鐘（白色的鐘面上有一朵淡紫色的玫瑰花）好像也在用它的單調、嘶啞的滴嗒聲重說着他的話『非常——非常！』鐘這樣響着。『沒有音樂會，也沒有戲園，』阿爾達利翁接着說（他跟着他的主人去過外國，而且差不多全住在巴黎，他很清楚不應當像農人那樣把『戲園』說成『嬉園』^①），『舉一個例說，沒有跳舞會，貴族老爺們也不舉行晚會，簡直就沒有這一類

的東西。」（他停了一會兒，大約是讓我有機會注意到他在措辭用字上花的功夫。）「他們中間連見面往來的事也不常有。各人坐在自己家裏，就跟鴿子坐在它的窩裏一樣。這麼一來就弄得那些過路的客人簡直沒有地方可去了。」

阿爾達利翁偷偷地瞟了我一眼。

「倒有一樣，」他慢吞吞地接着說，「倘使您有這種興趣……」

他又看了我一眼，他還笑了笑，不過，他大概沒有看出我是不是有這樣一種興趣。

這個文雅的茶房朝門口走去，想了一想，又走回來了，他心思不定地遲疑了片刻，埋下頭來，帶着打趣的笑容，在我的耳邊說：

「您不想看死人嗎？」

我吃驚地呆呆望着他。

「是的，」他小聲地接下去說，「我們這兒有一個這樣的人。這是一個普通的小市民，他連一個字也不認得，可是他做出了了不起的驚人事情。譬如說，您跑去找他，對他說您想看見您的親戚朋友裏面某一個已經死去的人，他一定會讓您看見他。」

『怎麼樣做到的？』

『這是他的祕密。因為，他雖然不認識字，老實說：他是個文盲，可是他是個對上帝信心很強的人！一般商人非常尊敬他！』

『城裏的人全知道這個嗎？』

『那些需要知道的人是知道的，先生；不過，不用說，得提防着警察。因為不管怎麼說，這種事情是犯禁的，對普通人這是一種誘惑；普通人就是說暴民，大家都知道，他們動輒就打起來。』

『他讓您看見過死人嗎？』我問阿爾達利翁道。我跟他這樣一個有見識的傢伙講話，實在不敢用『你』字稱呼他。

阿爾達利翁點了點頭。『他讓我看見過，先生；他把我父親像活着一樣地給弄來了。』

我注意地望着阿爾達利翁。他笑了笑，手裏玩弄着飯巾，謙虛地但又是堅定地看着我。

『這的確是非常古怪的，』我後來大聲說起來。『我可以跟這個小市民認識嗎？』
『要直接去認識他是辦不到的，先生；不過可以通過他的媽辦到這個。她是一個受

人尊敬的老媽媽；她在橋上賣醃蘋果^①。只要您吩咐，先生，我就去找她。」

『那就麻煩您了。』

阿爾達利翁拿手掩住嘴咳了聲嗽。『隨您高興，拿一點賞錢（自然，不要多）給她，給那個老媽媽。而我這方面，先生，我要使她明白，她不用害怕您，因為您是一位來這裏作客的先生，一位老爺——不用說您也可以明白這是一個秘密，而且無論如何您也不會給她招來任什麼麻煩。』

阿爾達利翁一隻手拿着托盤，優雅地把自己的身子連托盤一塊兒轉動了一下，便向著門走去。

『那麼我就可以信任您嗎？』我大聲喚他說。

『您可以相信我！』我聽見他那帶着自信心的聲音說。『我要跟老媽媽談談，要把她的回答準確地報告給您。』

阿爾達利翁告訴我的這件非常的事情給我引起的思想我不想在這裏多說；不過我倒要承認：我等着他那應許的答覆已經等得不耐煩了。晚上很遲了，阿爾達利翁才到我的

① 蘋果醃好留在冬天跟鵝鴨一塊兒吃。

屋子裏來，他對我表示他的失望，說是他沒有能夠找到老媽媽。不管這個，我還是拿了一張三盧布的鈔票給他，作爲鼓勵。第二天早晨，他又到我的屋子裏來臉上帶着喜色：老媽媽答應跟我見面了。

『喂，小孩兒！』阿爾達利翁在走廊上大聲喚道；『匠人！到我這兒來！』一個六歲光景的小孩走進屋子來，他滿身煤煙，活像是一匹小貓，頭髮剪得短短的，頭上有些地方完全光禿了，他穿一件破爛的條紋的罩衫，赤腳上穿了一雙大得無比的套鞋。『你引老爺到你知道的那個地方去，』阿爾達利翁指着我对『匠人』說。他接着又招呼我：『您先生，您到了那兒，請您打聽瑪斯特利吉亞·卡爾坡夫娜。』

小孩發出一個嘶啞的聲音，我們就動身了。

我們在T城的沒有鋪石的街上走了好一會兒。後來在其中的一條街上，大約是其中的一條最荒僻最淒涼的街吧，我的嚮導在一所小而舊的兩層の木頭房屋前面站住了，他用衣袖揩了揩他的鼻子，對我說：『就在這兒，往右邊走。』

我跨過那小小的門階走進了門廳，敲着右邊的門；那扇矮矮的門上的起鏽的鉸鏈響了起來，我看見我面前站着一個肥大的老婦人，她穿一件兔皮裏子的褐色的敞胸短上衣，

頭上包一塊五顏六色的頭布。

『瑪斯特利吉亞·卡爾坡夫娜嗎？』我問道。

『我就是她，』老媽媽尖聲回答我。『請進來。您不要坐嗎？』

老媽媽引我進去的那間屋子裏堆滿了各種各樣的廢物、破爛衣服、枕頭、鴨絨被、口袋，教人幾乎沒法在屋子裏轉動身子。太陽光好不容易才從兩扇蓋滿塵土的小窗戶射了進來，在一個角落裏，從一堆重疊地堆起來的箱子後面傳出來低聲的呻吟和哀泣……我弄不明白是誰的聲音：也許是一個生病的小孩，也許是——一條小狗。我在椅子上坐下來，老媽媽就站在我面前。她的臉是黃色的，半透明的，就像蠟一樣；她的兩片嘴唇完全癱下去了，所以在一大堆皺紋中間它們倒顯得像是一根橫線；一叢白髮從她的包頭布底下露出來，可是在突出的前額骨下面她那一對發紅的灰色小眼睛聰明而機警地到處張望；一根尖尖的小鼻子突出來像一根錐子似的，它吸着空氣，那神氣好像在說：我是個騙子啊！『唔，你這個老太婆，不是個傻瓜！』我心裏想道；而且她還有酒氣。

我對她說明我的來意，據我觀察，這來意她一定已經知道了。她聽着我講話，很快地眨了眨她的眼睛，她只是仰了仰自己的鼻子，使它顯得更尖，好像她要用它去啄什麼東西似的。

「是的，老爺，是的，老爺，」她後來說，「阿爾達利翁·瑪特維奇跟我們講過了，老爺，的確的，老爺，您需要我兒子瓦新加的技術……只是我們沒有把握，老爺啊……」

「爲什麼呢？」我插嘴說。「我這方面您可以完全放心。……我不是一個告發人。」

「啊，您，我的小父親啊，」老媽媽連忙接下去說，「您怎麼說這種話啊？我們敢把您老人家想成那樣的嗎？人家爲什麼要告發我們呢？難道我們在幹罪惡的事情嗎？我兒子不是那種人，什麼不乾淨的事他都不肯幹……他也不會幹什麼邪術……上帝跟他的至聖的聖母明鑒！」老媽媽在胸前劃了三次十字記號。「他是全省裏頭第一個虔誠的守齋期的人和禱告的人，他是第一個，您，我的小父親，您老人家！真是這樣的：他得到了神恩。是的！這不是靠他自己做到的。這是從上面來的，我親愛的。是的。」

「那麼您同意了？」我問道，「我什麼時候能夠跟您兒子見面呢？」

老媽媽又眨了眨眼睛，把她那方捲起的手絹兒從一隻袖口移到另一隻袖口去，這樣地移了兩回。

「啊，我的老爺，我的老爺，我們決不定……」

「瑪斯特利吉亞·卡爾坡夫娜，請允許我給您這個，」我打斷了她的話，給她一張十個盧布的鈔票。